

笑史

中國近代史的新寫法

讀雷勤風 (Christopher G. Rea) 著，許暉林譯：

《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

(臺北：麥田出版社，2018)

聽說，二十世紀頭四十年的中國很不正經。街頭、茶館、書房盡是傻笑、玩笑、嘲笑、竊笑、捧腹大笑。報紙、雜誌上充斥喧鬧、嘲弄、輕薄、粗話、荒謬、惡作劇。文人們在真誠地胡鬧，放肆地搗蛋，打破規矩，反抗權威，嘲笑頑固，褻瀆神聖，追求樂子。這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雷勤風 (Christopher G. Rea) 所描述的清季民國的文化世界，極度開放，充滿實驗色彩。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個「大不敬的年代」。

笑與淚

晚清以來的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着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時代主題即李澤厚所謂「救亡壓倒啟蒙」。西方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亦不例外，頗受文學常常是那些以「痛苦」為底色的作品，中國近現代文學史被寫成一部「痛史」。

美國學者白睿文 (Michael Berry)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王德威亦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製了現代文學的主題，王斑則乾脆把現代中國的歷史比成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¹「痛」固然是中國人面對伴隨船堅炮利而來的現代化的一種重要體驗，值得大書特書，但在這一主流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甚至更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雷勤風教授認為，清季民國面對現代性，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趸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頁28）。

這本獲2017年列文森獎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將被忽略的「笑」重新放回二十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文化脈絡中，試圖回答：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如何笑？」「笑什麼？」「如何談論笑？」「什麼導致了笑的變化？」（頁44）為此，作者將長期被「痛」邊緣化的「笑」作為敘述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並採用了新的歷史分期法，不只以大清覆滅或五四文學運動為歷史之轉

1 Michael Berry, *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Ban Wang,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擬點，更以笑的歷時性變化為文學史分期。作者意在重寫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或其自詡的「新笑史」。

「新笑史」究竟新在何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談英文學界的「舊笑史」是什麼樣的。這是《大不敬的年代》對話、批評的對象。新笑史之新，首先在於研究笑的材料極大擴充。此前英文學界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最近還有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指出，其實有太多可以用來研究中國幽默的材料學者們尚未利用，該書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清單就多達一百多本。當然，雷著利用的文本不止於笑話集，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出版品。這既得益於作者勤於收集，亦是因為將低俗幽默的新視角引入了中國笑史研究。無論從視角上還是風格上，作者承認，對他啟發最大的就是英國歷史學家維克·加特賴爾(Vic Gatrell)的《笑之城：十八世紀倫敦的性與諷刺》(*City of Laughter: Sex and Sat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² 該書關注的話題是，哪些故事、玩笑、諷刺讓英國喬治王時期(1714–1837)的貴族們覺得可樂？作者專注的不是那些品味優雅、可以讓上層階級引以為傲的幽默，

2 Vic Gatrell, *City of Laughter: Sex and Sat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New York: Walker Books, 2006).

而是那種英國式的惡毒嘲諷。這種嘲諷通常下流、世故、渾身是刺，話題下三濫至不離性器官、便溺、放屁、偷情、醜聞、發酒瘋。品味低下的幽默，既能幫我們瞭解社會的另一面，亦能幫我們探測到一個社會在某個時代的道德邊界。要研究低俗的幽默，那些放在大英博物館裏一直少人問津的低俗諷刺畫，倒成為最好的研究材料。人們總是習慣於研究優雅的趣味，但當我們將眼光投向一個時代最粗俗的舉止、最低俗的藝術形式時，亦可能別有洞天：這是《笑之城》對幽默研究的一個啟發。將笑的品味從優雅擴充至粗俗，雷勤風書中所講的故事的主角，就不只是廣為人知的文化名人，也包括「乖僻的詩人、雜耍企業家、知名詈罵者、矯揉造作的散文家、眨着眼的滑稽演員和自我吹捧的玩笑者」。新眼光和新材料，給中國笑史賦予了新意。

《笑之城》除了要寫一部英國的幽默滑稽史，更意在刻畫喬治王時期英國社會的心態。當描述貴族們在酒館裏傳閱畫着女人大屁股的諷刺畫並高聲談笑時，作者想告訴我們，一種對待性、名人和諷刺的新態度正在英國社會產生，而這些放肆的舉止為道德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到來提供了可能性。《大不敬的年代》亦有描摹社會心態的意圖，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雷勤風意在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部分中國人如何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出點樂子。

笑為先

通過研究十九世紀初年問世的小說《鏡花緣》中的幽默，黃克武試圖瞭解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如何談笑。³ 雷勤風無意中接着黃克武的研究做下去，探討了中國文化受到西力影響、國人心態發生深刻變化後，談笑的方式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大不敬的年代》指出，在二十世紀前四十年，深受世界潮流的影響，蓬勃興起喜劇的形式多樣，無一種形式處於宰製地位，甚至對什麼是「笑」都不存在定於一尊的共識，嘈雜喧鬧的多聲部中實孕育着多種可能性。

笑的材料擴充之後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龐雜的材料條理化？處理幽默文學的傳統方式是以人物為中心，雷勤風則以關鍵詞整理材料，列出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五個關鍵詞：笑話、遊戲、笑罵、滑稽和幽默。這五種喜劇形式共時性地並存，互相交叉且互相影響。作者在書中也提出了一個新的中國歷史斷代法——以笑為中心，以遊戲、滑稽、幽默等喜劇形式的變化作為劃分的標準。除了學界普遍接受的以重大政治事件與政權更迭為標準的近代史分期外，作者認為新笑史也要突出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以及1930年代以幽默促進中國文明進展的努力。這些事件似乎不具備明顯的政治重要性，但深刻地影響了中

3 黃克武：〈「鏡花緣」之幽默：清中葉中國幽默文學之分析〉，《漢學研究》，9卷1期（1991），頁353-99。

國人如何笑。雷勤風筆下的新笑史開始於小報媒體的興起，終於1933年這一「幽默年」。作者認為「幽默年」之後，中國人的笑開始走上了不同的路徑，這將是他要寫的下一本書，從1930年代談到1950年代，所謂「新中國」的幽默。

五大笑法

李孝悌曾發現，義和拳亂之後，為了開啟一般無知「愚夫愚婦」的智慧，白話報紙大量出現，可以說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開始於1901年。⁴ 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上下足功夫，這無疑給了喜劇絕好的機會。吳趸人在《新笑林廣記·自序》中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純粹的娛樂工具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趸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當時的威望，將笑話與小說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成效。如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所謂「笑話小說」，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同時，1905年科舉廢除，使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不少人為小報媒體供稿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

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1992），頁15。